

經方實驗錄



曹穎甫



样 本 库

经 方 实 验 录

曹 颖 甫

H173/18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006460

经方实验录

曹颖甫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45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泗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7,000

1979年8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01,001—119,200

书号: 14119·1352 定价: 0.40元

出版说明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匱要略》，是中医临床治疗学的基本读物，历来称为经典著作，所以书内所用方剂又称为经方。近代著名中医曹颖甫名家达号拙巢（一八六六——一九三七），治医专宗张仲景，深研这二部书，以善用经方闻于时。生平医案，曾由其门人姜佐景辑录为三卷，也附入了自己和同门的个别治验，搜集见闻，发挥心得，逐案说解、阐发，以佐证曹氏辨证施治的确切。通过曹氏审阅后，复逐案加以评语，师生商讨，从实践到理论，相互琢磨，名其书曰《经方实验录》，由千顷堂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再版于一九四七年。解放以来，读者对本书的需要仍繁，我们现在重加整理，删去其说解芜冗者，修饰其词句未妥者，仍分上、中、下三卷，共计九十二案，内有十六案，标明为附列门人医案。

医学总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就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出：整理者不厌求详地辅佐说解，归结于运用经方，贵在通变。曹氏于承认羚羊角犀角治脑膜炎的奏效时，也说：“足见治危急之症，原有经方所不备，而借力于后贤之发明者，故治病贵具通识也。”（见上卷“大承气汤其三”）尤其在临床实践疑难时，未尝不借助于西医诊断之力，而敢放胆投剂奏功。（见中卷“抵挡汤证其三”）还说：“内藏解剖，当以西说为标准，不当坚执旧说。”（见《伤寒发微》凡例）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曹氏在当时已见到了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向。

今天在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下，广大中西医务工作者，对于中医学的学习研究，使用在临床治疗方面，

有些病症，已经有了非曹氏那时所能见到的显著成效，足以证实蕴藏丰富的祖国医学遗产，有待于我们继续深入的整理研究，扩大效用。曹氏的深造于《伤寒》《金匱》而有所收获的过程，正可作为借镜，有分析地吸取他的所长，弃其所短，进一步在临床实践中，获得新知，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

原 序

予自髫年即喜读张隐庵《伤寒论注》，先君子见而慰之，以为读书之暇，倘得略通医理，是亦济世之一术也。年十六，会先君子病洞泄寒中，医者用苓连十余剂，病益不支，汗凝若膏，肤冷若石，魂恍恍而欲飞，体摇摇而若堕，一夕数惊，去死者盖无几矣。最后赵云泉先生来，投以大剂附子理中加吴萸丁香之属，甫进一剂，汗敛体温，泄止神定，累进之病乃告痊。云泉之言曰：今年太岁在辰，为湿土司天，又当长夏之令，累日阴雨，天人交困，证多寒湿，时医不读《伤寒·太阴篇》何足与论活人方治哉！予自闻此语，然后知仲景方治果足脱人于险也。

厥后予治举子业，辍而弗理。光绪中，赴试金陵，途中卧病，偕行者略知医方，日以藿香、佩兰进之，汗出而热不除，抵金陵，病益殆。适先表伯陈葆厚先生来同寓，诊予脉曰：病当速愈，但累经发汗，津液已耗。因向药肆中购荷叶露三大瓶，及哀家梨十余枚，曰：渴即饮之，饥即啖之！予从其言，半日而尽。抵暮，携药及煎粥之器及米炭来，予睡方醒，闻药香，葆伯令侍者进一瓿，自觉满身沾渍，中夜，衣被俱湿，葆伯为予易衣被，问其方？则曰：桂枝白虎汤也。予至是，全体舒畅，呼粥尽二碗，安眠达旦，非复病夫之故态矣。予至是，益信经方，然以家君子期望予掇取科名，未暇尽瘁研究。

自甲辰礼闈后，诏罢科举，家君子亦于是年弃养，然后流览《伤寒》《金匱》全文，予年已三十有八矣。嗣是以来，慨然兴救世之志，然其端实起于家庭：用大剂附子理中，则自先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用皂荚丸，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时吐浊痰始；用十枣

汤，则自母氏病痰饮始；用甘草粉蜜汤，则自家婢病蛔厥始；用大
黄牡丹汤，则自若华母潘氏病肠痈始。莫不随时取效，其应如
响。然则，仲景之书，岂金元四家所能窥见万一哉！所谓仁人之
言，其利溥也。

予年过五十，始来上海，其间用经方取效者，十常八九，顾性
疏懒，耽吟咏，于活人方治，境过情迁，略不措意，故存稿绝少，即
偶焉录存，复为从游者携去。甲戌年，姜生佐景来，掇拾方案，佐
以解说，名之曰《经方实验录》，数载之中，裒然成集，行将刊布
问世，丐序于予，予笑谓姜生曰：此书一出，其于予《伤寒金匱发
微》有光矣！爰本平素趋重经方颠末，拉杂书之。丙子立秋后二
日，江阴曹家达序于上海寓斋。

目 录

上 卷三十一案

桂枝汤证其一	1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	
桂枝汤证其二	2	其二	25
桂枝汤证其三	3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	
桂枝汤证其四(附列)	4	其三(附列)	26
桂枝汤证其五(附列)	7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	
桂枝汤证其六(附列)	8	其四(附列)	28
麻黄汤证其一	10	葛根黄连黄芩汤证	
麻黄汤证其二	11	其一(附列)	29
麻黄汤证其三	11	葛根黄连黄芩汤证	
麻黄汤证其四	12	其二(附列)	30
葛根汤证其一	14	葛根黄连黄芩汤证其三	31
葛根汤证其二	16	大承气汤证	32
葛根汤证其三	18	大承气汤证其二	33
葛根汤证其四(附列)	19	大承气汤证其三	34
白虎汤证其一	21	大承气汤证其四	36
白虎汤证其二	22	大承气汤证其五	37
白虎汤证其三(附列)	24	小承气汤证	38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		调胃承气汤证	38
其一	24		

中 卷三十七案

桂枝二麻黄一汤证其一 ……43	小建中汤证其一 ……61
桂枝二麻黄一汤证 其二(附列) ……44	小建中汤证其二 ……62
桂枝麻黄各半汤证 ……46	当归建中汤证 ……63
桂枝加大黄汤证 ……46	黄耆建中汤证(附列) ……63
白虎加桂枝汤证 ……47	芍药甘草汤证其一 ……67
麻黄附子甘草汤证(附列) ……49	芍药甘草汤证 其二(附列) ……67
小青龙汤证(附列) ……50	大陷胸汤证其一 ……69
射干麻黄汤证 ……51	大陷胸汤证其二 ……74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 汤证 ……52	桃核承气汤证其一 ……76
皂荚丸证其一 ……52	桃核承气汤证其二 ……78
皂荚丸证其二 ……53	桃核承气汤证 其三(附列) ……79
皂荚丸证其三 ……54	抵当汤证其一 ……81
皂荚丸证其四 ……55	抵当汤证其二 ……82
泽泻汤证 ……56	抵当汤证其三 ……82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其一 ……57	抵当丸证 ……84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其二 ……58	白头翁汤证 ……85
炙甘草汤证其一 ……59	猪胆汁导证 ……86
炙甘草汤证其二 ……59	麻子仁丸证 ……87
炙甘草汤证其三 ……60	

下 卷二十四案

神志恍惚 ……88	肠痛其二 ……92
肠痛其一 ……89	肠痛其三 ……93

肺痛其一	97	太阳转阳明病其二	123
肺痛其二	101	太阳转阳明病其三	123
悬饮其一	106	太阳转阳明病其四	124
悬饮其二	110	暑天阳明病	125
奔豚其一	112	产后阳明病	126
奔豚其二(附列)	113	阳明大实	128
历节	118	阳明战汗	129
发背脑疽	119	阳明呕多	133
汗后致虚	120	阳明津竭	134
太阳转阳明病其一	121	阳明鼻衄	136

桂枝汤证其一

汤左 二月十八日 太阳，中风，发热，有汗，恶风，头痛，鼻塞，脉浮而缓，桂枝汤主之。

川桂枝三钱 生白芍三钱 生甘草钱半 生姜三片
红 枣六枚

【按】大论曰：“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曰中风。”又曰：“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观此二条，知桂枝汤证又名曰中风。所谓“名曰”者，知前人本有此名，仲圣不过沿而用之。惟严格言之，桂枝汤证四字，其义较广，中风二字，其义较狭。易言之，中风特桂枝汤证之一耳。又此中风非杂病中之中风，即非西医所谓脑溢血、脑充血之中风。中医病证名称每多重复，有待整理，此其一斑耳。至考此所以异证同名之理，盖为其均属风也。中之者浅，则仅在肌肉，此为《伤寒论》之中风。中之者深，则内及经络，甚至内及五藏，此为杂病之中风，所谓风为百病之长也。

仲圣方之药量，以斤两计，骤观之，似甚重。实则古今权衡不同，未许齐观。历来学者考证，达数十家，比例各异，莫知适从。且古今煎法服法悬殊。古者若桂枝汤但取初煎之汁，分之为三，曰一服，二服，三服。今则取初煎为一服，次煎为二服，是其间不无径庭。姑摒此种种勿论，简言之，吾师之用量，大抵为原方之什一，例如桂枝、芍药原作三两者，师常用三钱是也。余视证之较轻者，病之可疑者，更减半用之，例如桂、芍各用钱半是也。以此为准，利多弊少。

曹颖甫曰：桂枝汤一方，予用之而取效者屡矣。尝于高长顺先生家，治其子女，一方治三人，皆愈。大约夏令汗液大泄，毛孔大开，开窗而卧，外风中其毛孔，即病中风，于是有发热自汗之证。故近日桂枝汤方独于夏令为宜也。

【又按】近世章太炎以汉五铢钱考证，每两约当今三钱，则原方三两，一剂当得九钱，再以分温三服折之，每服亦仅得三钱耳。由是观之，原方三两，今用三钱，于古法正无不合也。

桂枝汤证其二

余尝于某年夏，治一同乡杨兆彭病。先，其人畏热，启窗而卧，周身热汗淋漓，风来适体，乃即睡去。夜半，觉冷，覆被再睡，其冷不减，反加甚。次日，诊之，病者头有汗，手足心有汗，背汗不多，周身汗亦不多，当予桂枝汤原方：

桂枝三钱 白芍三钱 甘草一钱 生姜三片
大枣三枚

又次日，未请复诊。后以他病来乞治，曰：“前次服药后，汗出不少，病遂告瘥。药力何其峻也？”然安知此方乃吾之轻剂乎？

【按】或谓仲圣之“脉证治法”似置病因、病原、病理等于不问，非不问也，第不详言耳。惟以其脉证治法之完备，吾人但循其道以治病，即已绰有余裕。故常有病已愈，而吾人尚莫明其所以愈者。

曹颖甫曰：仲景非不言病因病理也。夫邪风外乘，乃病中风，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此非病因乎？卫不与营和，乃自汗出。风中肌肉，著于营分，而卫气不伤，故卫强而营弱。行水之卫气不伤，故毛孔自能出汗，行血之营气受困，故肌腠不能作汗，致皮毛与腠理显分两概，而不能相合，故曰

不和，不和者，不合也。用桂枝汤以发肌理之汗，而营卫自和矣。此非病理乎？读书能观其通，则思过半矣。

桂枝汤证其三

我治一湖北人叶君，住霞飞路霞飞坊。大暑之夜，游大世界屋顶花园，披襟当风，兼进冷饮。当时甚为愉快。顷之，觉恶寒，头痛，急急回家，伏枕而睡。适有友人来访，乃强起坐中庭，相与周旋。夜阑客去，背益寒，头痛更甚，自作紫苏生姜服之，得微汗，但不解。次早乞诊，病者被扶至楼下，即急呼闭户，且吐绿色痰浊甚多，盖系冰饮酿成也，两手臂出汗，抚之潮，随疏方，用：

桂枝四钱 白芍三钱 甘草钱半 生姜五片
大枣七枚 浮萍三钱

加浮萍者，因其身无汗，头汗不多故也。次日，未请复诊。某夕，值于途，叶君拱手谢曰，前病承一诊而愈，先生之术，可谓神矣！

【按】一病一证之成，其病因每不一而足。本案示“风”之外，更有“冷饮”，外为风袭，内为饮遏，故见证较前案多一“吐”字，可见病人之证随时变化，决不就吾医书之轨范。而用药可加减，又岂非吾医者之权衡，观本方用生姜五片可知矣。

曹颖甫曰：此公系同乡高长佑先生之友。予因治其妻神经病，始识之。盖其妻饮食如故，但终日歌唱，或达旦不寐。诊其脉滑疾，因用丁甘仁先生法，用猪心一枚剖开，内藏辰砂二钱，甘遂二钱，扎住，向炭炉煨枯，将甘遂朱砂研成细末。一服而大下，下后安眠，不复歌唱矣。后以十全大补汤收膏调之，精神胜于未病时。附录之，以资谈助。

桂枝汤证其四(附列门人治验)

谢先生，三伏之天，盛暑迫人，平人汗流浹背，频频呼热，今先生重棉叠衾，尚觉凜然形寒，不吐而下利，日十数度行，腹痛而后重，小便短赤，独其脉不沈而浮。大论曰：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本证似之。

川桂枝钱半 大白芍钱半 炙甘草钱半 生姜二片
红 枣四枚 六神曲三钱 谷麦芽炒各三钱 赤茯苓三钱

【按】谢君先是应友人宴，享西餐，冰淋汽水，畅饮鼓腹。及归，夜即病下利。三日不解，反增剧。曾投轻剂乏效。愚则依证治之，虽三伏之天，不避桂枝。服后果表解利稀，调理而瘥。

本案不吐而下利，又异于前案，所谓证有变化是也。吐者为胃不和，利者为肠不和。然而能吐能利，胃肠尚有抗毒逐邪之机能，病未得为进也。

大论《太阴篇》云：“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舒氏疑本条有误，当以理中为主，内加桂枝云云。说似有见。然而理中加桂枝为偏里，桂枝汤为偏表，今脉浮，表证重，故宜桂枝汤。况曰“宜”，而不曰“主之”，其宾主层次之分了然矣。

曹颖甫曰：本案桂枝汤证其四实为太阴病，盖桂枝汤为证见脉浮之本方，虽重棉叠衾，尚觉恶寒，有似麻黄汤证，不知桂枝汤证原自有啬啬恶寒者，况脉浮而不紧，其不为麻黄汤证明矣。因下利之为食滞也，加六神炒谷麦芽，因小便短赤也，加赤茯苓，可以悟随证加减之法矣。

【又按】本年(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起，天时突转炎热，友人沈君瘦鹤于其夜进冰淇淋一客，兼受微风。次日，即病。头胀，恶风，汗出，抚其额，微冷，大便溏泄，复发心悸宿恙，脉遂有结代意。与桂枝，白芍，炙草各钱半，生姜一片，红枣六枚切。夜服此，又次早醒来，诸恙悉平。惟心悸未愈，乃以炙甘草汤四剂全差。诸方均不离桂枝。又越日，孙椒君以进梅浆，病下利，恶风，冷汗出，头胀，胸闷，骨痠，腿软，不欲食而呕，一如沈君，给方

与沈同。惟孙君以午夜市药，药肆不备红枣，任缺之。服后，一时许，热汗滂滂遍体，舒然睡去。翌早醒来，不知病于何时去。然则桂枝汤实为夏日好冷饮而得表证者之第一效方，又岂惟治冬日北地之伤寒而已哉？夫伤寒而必限于北地，北地而必限于冬日，抑何固执之甚邪？使有见我治沈孙之方，而曰：“桂枝生姜皆辛热之品，值此炎令，何堪抱薪救火？甘草大枣又悉甘膩之物，甘增中满，膩能恋邪。若芍药之酸收更属不合。综药五味，乃无一可用者。”若病者无坚决之信仰，聆此评语，得毋弃吾方而不敢服乎？

然则桂枝汤证之病理果如何，桂枝汤之药理又如何？至此，不能不有所解说。在余未陈己意之前，姑略引诸家之说，以资参考。《医宗金鉴》略云：“桂枝辛温，辛能散邪，温从阳而扶卫。芍药酸寒，酸能敛汗，寒走阴而益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汗中寓敛汗之意。芍药从桂枝，是于固表中有微汗之道。……”陆氏九芝曰：“桂枝者，能入营而出卫者也。太阳主开，今风乘之，而过于开，则必祛风外出，而太阳之气始复其常。但中风为虚邪，营气已弱，是宜慢泄。又风邪已近肌肉，即为肝气乘脾，故君以桂枝，而必以养血和中者为臣。风能化热，以芍药之凉者监之。……”柯氏韵伯曰：“此为仲景群方之魁，乃滋阴和阳，调和营卫，解肌发汗之总方也。……”此皆不离营卫以为说。先贤有谓桂枝汤中不应有酸寒之芍药，而祝味菊先生则曰：“本汤之组合，应以芍药为主药，桂枝为重要副药。盖适用本方之标准，在皮肤蒸发机能亢进，而自汗出者，故用芍药以调节其亢进之机能。桂枝则不过补助心脏之作用而已，故麻黄汤中亦用之，其非主药可知也。”此二说也，相左特甚。汤本右卫门皇汉医学云：“余之经验，凡用芍药，大枣，甘草之证，必诊得筋肉挛急，而于直腹筋最为明确，……可为三药之腹证，……亦可为本方之腹证。……以上纯属理论，实际上当随师论，准据脉证外证，可以不问腹证也。”此说前后参差，亦堪商矣。众说纷纭，吾将安从？

虽然，我侪自当从实验中求解决，安可囿于前贤近哲之说，以自锢也哉？今有桂枝汤中风证患者于此，恶风头痛，发热汗出，诸状次第呈现。顾汗出不畅，抚之常带凉意，是可谓之曰“病汗”。设其人正气旺，即自疗机能强者，其发热瞬必加甚，随得畅汗，抚之有热意，于是诸状尽失。可知一切毒素（包括外来之病原物，及内壅之排泄物）已随此畅汗以俱去，此所谓

“法当汗解”是也。设其人正气不足以办此，则必须假外物或动作以为助，例如啜滚热之茶汤可以助汗，作剧烈之运动，就温水之沐浴，亦皆可以助汗。方法不一，致汗则同。（当炎暑之日，吾人周身舒适无汗之时，偶作此三事，则致汗甚易，可为明证。）及此汗出，病亦寻差。然而中风证之重者，又非此简易疗法所可得而几，何况吸水太多，胃不能容，运动就浴，又易伤风，于是乎桂枝汤尚矣。

及服桂枝汤已，须臾，当饮热稀粥一小碗，以助药力。且卧床温覆。一二时许，将遍身黎黎微似汗出，（似者，续也，非“似乎”也。）病乃悉去。此汗也，当名曰“药汗”，而别于前之“病汗”也。“病汗”常带凉意，“药汗”则带热意，病汗虽久，不足以去病，药汗瞬时，而功乃大著，此其分也。有桂枝证者来求诊，与桂枝汤，告之曰：“服此汗出，病可愈矣。”彼必曰：“先生，我本有汗也。”夫常人不知病汗药汗之分，不足为责。独怪一般医家尚有桂枝汤能发汗能止汗之辩，嗷嗷相争，无有已时。不知以中风证而服桂枝汤，“先得药汗”，是“发汗”也，“病汗”遂除，亦“止汗”也。是故发汗止汗二说，若以为非，则均非，若以为是，则均是，惜乎未观其通，尚差一筹耳！

桂枝为阳药，内含“挥发油”，故能发散。芍药为阴药，内含“安息酸”，故能收敛。收敛之后，继以发散，发散之极，转又收敛。二者互为起讫，如环无端，依道运行，周而复始，是故收敛并无停滞之意，发散更非不复之谓。所以分名之者，盖但示其运行之方向不同已耳。由是可知桂芍之分工，实乃合作。况微丝血管之周布于身，无远勿届，与肌肉，神经，汗腺等杂沓而居。故动静脉血运加速之后，势必生热，较前此之发热尤甚。热蒸汗腺，势必汗出。与吾人剧烈运动之后，心脏鼓动加速，脉搏加速，血运加速，全身发热，因而汗出，理正相同。惟此运动而生之汗，不必有若何毒素于其间，若夫先病后药，因而得汗，其汗必含毒素无疑。本汤煎服法中曰：“遍身黎黎，微似有汗者益佳。……若不汗，更服，……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仲圣谆谆垂教，再三叮咛，以求一汗而后已者，抑亦何哉？曰：盖惟借此“药汗”，方能排除一切毒素故耳！

炎暑之日，汗流浹背，诚能畅进冰制饮料，汗乃遂止。所以然者，冰能凉胃故也。然则凉胃既可以止汗，今欲出汗，又何可不温胃？于是温胃之良药，兼可以止呕之生姜为必需之品矣。又恐汗出过多，将伤胃液，于是用

大枣以摄持之。又虑肠居胃下，胃失和，则肠有受传之虞，于是预用甘草以安之。要之。姜也，枣也，草也，同为温和胃肠之圣药。胃肠性喜微温，温则能和，故云。胃肠既受三药之扶护而和，血液循环又被桂芍之激励而急，表里两合，于是遍身赧赧汗出。若其人为本汤证其一其二之表证者，随愈，即有本汤证其三之吐者，亦愈，或有本汤证其四之利者，亦无不愈。使更能明其孰轻孰重，加以权衡，则更善矣。

桂枝汤证其五(附列门人治验)

虞师舜臣尝曰：“一二八之前，闸北有一老妇。其子服务于邮局。妇患脑疽病，周围蔓延，其径近尺许。启其所盖膏药，则热气蒸蒸上冒。头项不能转侧。余与余鸿孙先生会诊之，三日不见大效。四日诊时，天色已晚，见病者伏被中，不肯出。询其故，侍者曰，每日此时恶寒发热汗出。余乃悟此为啬啬恶寒，翕翕发热之桂枝汤证。即用桂枝五分，芍药一钱，加姜草枣轻剂投之。次日，病大减。遂逐日增加药量，至桂枝三钱，芍药五钱，余三味亦如之，不曾加他药。数日后，竟告全愈云。”

【按】脑疽，病也。虞余二先生先用治脑疽法治之，三日不见大效。及察知患者有桂枝汤证，试投桂枝汤，用桂枝不过五分，芍药不过一钱，姜草枣又皆和平之品，谅其为效也当仅矣。然而功出望外，毋怪虞师之惊奇。且用独方而竟全功，更可见惟能识证者方能治病。何况仲圣方之活用，初非限于桂枝一汤，仲圣所以于桂枝汤加减法独详者，示后人以楷模耳。果能将诸汤活而用之，为益不更大哉？由是细研，方知吾仲圣“脉证治法”之真价值。

曹颖甫曰：丁甘仁先生有言，脑疽属太阳，发背属太阳合少阴。二证妄投凉药必死。旨哉言乎！尝记予少时，居江阴东乡之后塍，有蒋昆田者，